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Jacques Rancière

02

*eft*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2

# 对民主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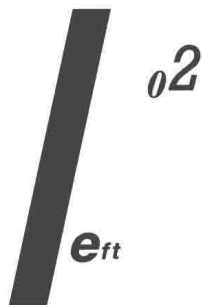
[法] 雅克·朗西埃 - 著 李磊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Jacques Rancière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2

# 对民主之恨

[法] 雅克·朗西埃 - 著 李磊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by Jacques Rancière

Copyright © La Fabrique-Éditions 2005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www.divas-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民主之恨 / (法) 雅克·朗西埃著; 李磊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17-3018-3

I. ①对… II. ①雅… ②李… III. ①民主—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 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618 号

## 对民主之恨

---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贾宇琰

特约编辑: 李伟为 田 奥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08 千字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网 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 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过去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而而起的三轮思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建构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

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sup>1</sup>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40年代的思想家，与比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30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

1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3—152页。

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80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sup>1</sup>

####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无系统了解与学术认知。因缺乏实质性的学术储备，很多译者是在为翻译而翻译，乃至在粗劣的“硬译”。这便使得左翼思想在学界面目更加晦暗不清，遑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梳理与衡析。正是有鉴于这一局面，在三辉图书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便投身筹划这套大型丛书。

本译丛就其规模而言，目前包含两大板块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还有一些他们老师辈的，比如加塔利）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希望通过翻译的方式——尽力做到优质的翻译——呈现出当代欧陆左翼的思想地貌。第二部分，我们则选取分析欧陆左翼思想跟中国思想互动的研究，包括借助左翼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著作。以展现左翼思想与中国语境的诸种相关性。

认真负责的学术翻译，在今天诚然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报酬、高风险”的高压且高危行业，于职业于健康皆无“益处”，只有“愚公”才会干。很感谢和我们一起投入这项事业的愚公学友们。我们谨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微薄努力，为汉语学界的左翼思想研究与学术讨论带来一些不同的景观。若能至此，纵疲累，心愿已足。



导读

## 在不大好的民主里搞民主先 ——评雅克·朗西埃的《对民主之恨》

陆兴华

### 一、只能更民主地去要民主

用出身或财产，还是用科学或学问，来做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当前，各民族国家也仍未走出这个不选这一个就得选那一个来做统治的理由的局面。表面上，我们是用了科学，也就是知识掌握，也就是用一个人的资质，来衡量他或她有没有统治别人的能力。但这个资质与权力位置一样，也是被统治秩序分配到个人手上的，照了财富和权力等级的预先排列，有优先和歧视。学校的权威，就基于这样去分配社会的权力—等级位置，而其权威的合法性，也来自于此。教育制造寡头政治，让一小撮寡头选出他们的候选人，来供我们挑选。这种民主与和谐的政治，其实正是我们想逃但逃不出的最滴水不漏的寡头统治。

所以，民主在当代的意思恰恰是：去成为一种运动，去冲散越来越被私人化、被隔离的那些公共领域，去强调和肯定来自所有人和无论哪一个人的统治权。在民主中，统治是来自无论哪一个人的。无论哪一个人，都是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都有权利来统治和被统治。这是要将人的平等原则，推广和落实到其他的公共领域，而这种推广和落实，就是民主的过程。

我们看到，无论是财富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式无限统治，还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式的对人民的保姆式管理，都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寡头统治，是要用人民的名义，去获得主导者自己的寡头统治的合法性。他们总必须先有财富和权力的等级，这样，才能在他们的利益法则、财富法则之上，套上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这一面具，假惺惺地挂出为人民谋福利的牌子，然后将剥削和压迫的法则强加到人民头上。人权和民主，无论在哪里，都是统治者玩弄人民的工具，其隐性作用，就是阻挡来自人民的民主诉求。所以，将平等原则贯彻到底，就是要将这些想用财富和权力来统治我们的人拖进民主之中。这时，民主就是用一种民主，去与另一种民主斗争了。“我们”并不是要把“他们”怎么样，“我们”只是要对“他们”民主，把他们的民主推入进一步的民主而已！而反正他们嘴上也是挂着民主的！“他们”对“我们”亦然！

民主是冲破这一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警治之表面装璜的运动和力量。反对家学、家财、出身、年资和学问对我们的

统治，朗西埃认为，是民主的起始点。<sup>1</sup>在当前，在我们的共和国教育里，反对学者和专家的所谓知识和科学的统治，是尤为迫切的任务！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那些精英总是很自然而然、想当然地要来统治并欺骗其余的人。具有知识资质的社会力量，总是很快与出身和财富之社会力量勾结在一起，如大家族之间传统上一直在做的那样。他们想用风度和魅力来将他们的统治打扮成对我们具有审美吸引力的秩序，而使我们忘却自己的民主使命：用民主去扰乱他们的统治秩序，去打乱原有的政治边界，使那些没有身份的、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政治主体也能平等地走进公共领域中来。

哲学家哈特和奈格里指出，由于信息和数码化，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非物质化，在交往的宇宙中，越来越沉淀出那些游牧的生产者。他们会形成一种集体智力，构成思想、情感、身体运动的集体力量，去冲破帝国的边界。但在目前这个统治秩序里，这个看来还是不够的：有了会思想的认知工人，还是不够的；他们仍只是知识和财富的工人，很快会与统治秩序，也就是那警治秩序，勾结在一起。而我们期待的，应该是这样的新的政治主体：他们想要与人分享智力，用勇气也就是用快乐，来坚持斗争。只有他们才能将我们带向未来。朗西埃也取了一种让未到来者来激活我

---

1 Jacques Rancière,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La fabrique, 2005, p. 86.

们当前的民主的立场，来补充德里达说的只有正在到来的他者才能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民主这一说法。

朗西埃认为，“他者”的说法，对于那些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无论是谁”，是不平等的。民主是要让不是天生就有能力来统治别人的人，也能去统治那些并不是天生就要被人统治的人。<sup>1</sup> 这听上去是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没有人是天生更有资格去统治别人的，同时，平等也不是一种虚构，统治者也须被统治。资产阶级，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统治，一直都在用这一关于平等的虚构来欺骗人民：他们嘴上都在说，他们是与人民平等的，以此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没有哪一种服务、哪一种知识、哪一种权威，没有哪一个命令者和教育者会说，我们搞的不是平等者对平等者的传授。我们至少都表面上在假装平等。不平等的社会里，总也已存在着无数像理发师与被理发者之间的那种平等，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将这种平等关系扩展到了更大的公共领域。<sup>2</sup>

政治，就是那一我们在用父权、年龄、财富、力量和科学学问来统治之外，仍要加进去的东西。除了社会中的那一天然的、看似天经地义的统治之外，我们还要另外加进去的东西，后者就是政治。而这种迎头而上，这种反对既定秩序的勇往直前，这种打

---

1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p. 54-55.

2 *Ibid.*, p. 55.

破一切边界的姿态，才是民主。<sup>1</sup>

新政治开始于一种重大怨屈或错误。目前的统治秩序，总无法给新到来者以平等的待遇。而给予其余的人民的某种空洞的自由，也最终会架空城邦政治里的代数秩序或几何秩序。而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不是公共有用性，不是利益的对立和组合。新到来者这个“无论是谁”所遭遇的怨屈和错误，将一种不可公度性、不对称性，引入了所有会说话的身体的位置和权利的分配的核心。这一不可公度性不光打破了收成和缺失的平衡，也预先就毁坏了根据宇宙 (kosmos) 的比例、基于共同体的根源来组合的那种城邦计划。<sup>2</sup> 民主就体现于两种秩序的不可公度、不对称之间。在一种感性分配下，社会身体之不平等分布的秩序，和会说话的存在者的平等能力这一秩序之间失衡之后，民主才涌现。这种失衡，会重新将新的平等，铭写到人民的身体的新自由之中，会形成一种新的可见性领域。这时，政治就不是关于权力，而是关于各个（个人认同或所属的）世界之间的关系了。<sup>3</sup> 民主怎么搞，这是要通过一种政治形式与其所处时代的共同感性之间的冲突来定夺了。<sup>4</sup>

未来民主将不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是在我们今后的每一步上不断实现出来的：我们的每一步民主追求，都是在打破我们时代

---

1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p. 52.

2 Rancière, *La mésentente*, Galilée, 1995, p. 40.

3 *Ibid.*, p. 67.

4 *Ibid.*, p. 138.

关于做、是、说的所有伦理和谐，打破我们共同体内的感性情态，是要将一种我们最新认识到的平等秩序，强加到我们这个治体秩序上去。所谓政治，就是天天去打破这个治体秩序。天天民主所以天天都是新的。它有待我们在斗争的白热化中，去不断重新定义。

在生活于一种政治秩序中之前，我们已先生活在一种言论舆论的秩序之中了。德里达说，民主总是正在到来的，但在争取到它或它自己到来之前，我们总是先陷在那一种政治斗争的白热化里。这种斗争越白热化，民主状态出现的机率越高；而且它总是在任何一个政治事件和场域斗争里都有可能出现，不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着力、当真、坚持，它就会出现。将任何一种斗争引到街上，进行到底，它就会显现。我们必须步步为营。

柏拉图《法篇》第3章里列举了治理国家所需的素质。他列出六种权力的素质或禀赋：父母对小孩、老对小、主人对奴隶、出身高位者对出身低微者、强对弱、有学问者对无知者。但柏拉图又列出第七种权力素质，认为它是“来自机运的治理”，那是一种不来自任何素质、地位保证，而是由抓阄来决定的统治。这种统治就是民主。它不需要任何素质。这种叫作“民主”的统治，不基于任何说得出的素质，不需要先申报了身份，被验证了资格，才能来统治。它是很多不正常的、说不清的素质的混合。这是一种“非”素质，不是没有素质，而是一种不在名目表中、不是你平常以为的素质。一个公民冲上来了，要权利，要参与辖治，但他或她没有任何素质，除了他或她的这种叫作“没素质”的素质。这时，这

个公民就是要来搞民主了！

这本身是一种无法用来统治或被统治（你甚至都没有接受统治的素质）的素质。但是，没素质，也是一种素质！正是这一非素质，才给了那些没有统治或被统治的素质的暴众（demos）以集体权力。这个暴众不是下层群众，也不是诸众，更不是一般的人口。它是所有没有素质来统治或被统治，甚至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没有素质来搞民主或被民主的人的集合。

朗西埃认为，柏拉图之所以要把这第七种能力——素质看作政治的要素，不是因为古希腊这样的城邦政治里已经是这样做的，而是因为他看到了：没有这种“非”素质，没有这种“名不正、言不顺”者冲进来，政治就不成其为政治。<sup>1</sup> 柏拉图这等于是间接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民主式治理。他其实知道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的。

在冲突与非法之外，绝无政治。<sup>2</sup> 我们不应该沉湎于对于抗议和反抗姿势和姿态的恋物上。罢工和斗争的群体，就已是共产主义群体了。<sup>3</sup> 很有意思的是，朗西埃在这一步上就认定，终究说来，民主其实与共产主义没什么两样。<sup>4</sup>

1 *La haine de la démocratie*, p. 48.

2 Rancière, *Et tant pis pour les gens fatigués*, Amsterdam, 2009, p. 668.

3 *Ibid.*, p. 665.

4 2009年伦敦共产主义大会上，朗西埃首次提出了这一看法。

## 二、警治与政治

朗西埃将政治看作对共识的打破，而将始终在维持共识的那种力量或秩序，看法治或警治。政治因此与警治对立。警治是一种感性共存、秩序共享，其主要原则是：不让其中有空白、增补。警治的本质不仅是压迫，更是普遍地控制活人，框定人的行动边界，执行那一维持之暴力。而政治的本质，则是要扰乱事先的安排，通过增补那本来被算在里面的部分，硬塞进本来不被算在里面的那些部分，从而挤破或打破现有局面。当前政治只有进入被激活和搞乱的状态，才可称作“民主”。

警治是要使政治消失，但冲突和争端则能使政治突现。“政治本身是从警治中分离出来的。政治首先是对可见和可说的干涉。”<sup>1</sup> 政治本质上要使异议显现。它本身也由待异议的出现，才能活跃。异议则可被看作两个不同的世界被生生挤到同一个世界之中后发生的排斥和冲突。

政治的本质，也反映在对异议的压服方式上。社会正是通过政治，来向自己展示差异。而共识是要取消这种异议，不肯将这种异议当作共同体内部的感性分配，不肯接受那些增补出来的主体，而只将原来存在的人民看作社会机体的固定部分，将政

---

1 *Et tant pis pour les gens fatigues*, p. 240-41.



治共同体仅仅看作原来的各个不同部分的人民因利益和期望而形成的集合。共识总是要将政治还原为警治（*Le consensus est la réduction de la politique à la police*）。<sup>1</sup> 共识的达成，就是政治的终结，是常规和常态的回归，存在的就此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了。共识有待打破。

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思想、学术话语所掀动的媒体政治来启蒙和引导，总是以求得社会共识为目标。所以，他们的存在本身，他们的行动目标，也是对于真政治的压制。在我们时代，知识分子总想要用社会学和政治哲学这样的“共和国科学”，去指导、替代那种真政治，在没有搞清楚社会学、哲学本身与政治的关系之前。比如，在社会学描述出来的政治场景里，我们会发觉，政治仿佛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sup>2</sup> 在那里，政治要么是像黑格尔、福山所说般地终结了，要么是不再适应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和人为性了，如欧洲的神秘哲学、海德格尔和情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更占了上风，抢过了政治的地盘，全球市场系统，钳制了各民族国家的政治运作。政治和民主，需要来自“社会科学”的指导，才能去搞了。

政治哪怕本身仍存在，也会被政治哲学藐视。政治哲学一直在说，政治又回来了，一切都政治了；而社会学又在说，政治如在

---

1 *Et tant pis pour les gens fatigues*, p. 252.

2 *Ibid.*, p. 253.